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滋常綾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貢生臣王鍔

左傳折諸卷六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僖公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　漢桓帝延熹七年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宋

其後襄公為楚所執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唐永徽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羣臣于志寧對春秋隕石于宋內史過言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也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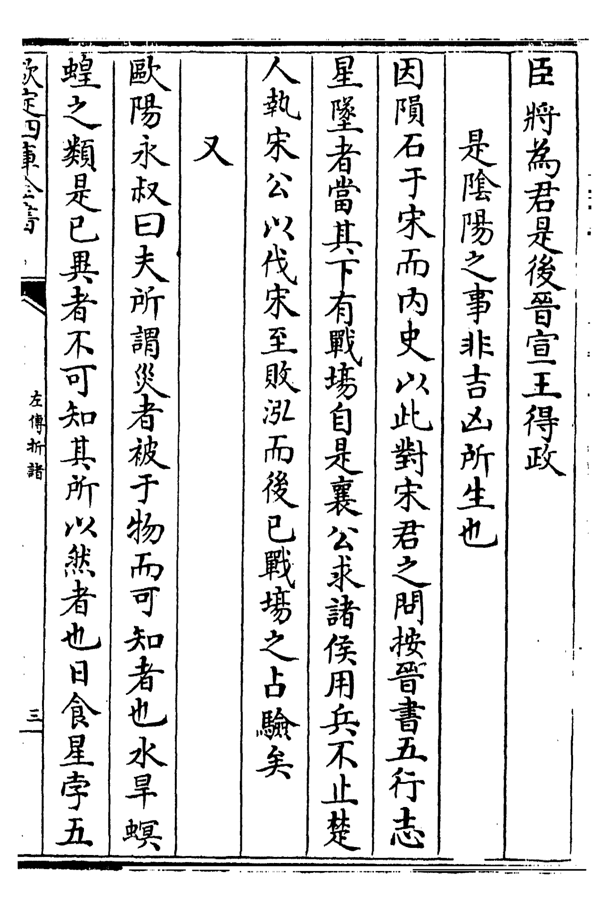
論衡於莊七年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駁之云辛卯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雨夜陰晦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偕夫所謂雨者雨金雨粟之類以飄墜為

義非霖霪之解經文既曰夜恒星不見又曰夜中星隕如雨當夜明之時而有隕如雨此固飄墜之為雨而非霖霪之為雨矣欲破句法之迂者當問之孔子不當責諸丘明也僖十六年經書隕石傳解之曰隕星也又駁之曰地有樓臺樓臺不壞非石明矣石質輕何以從天墜說猶悖謬仲任先言天之去地六萬餘里人望見星之體質當得百里以百里體質之星化石而隕于地非特培塿之比則所傾陷豈惟臺樓崩壞城郭亦且淩夸

豈知漢唐以下星隕為石者嘗有其事弇州史料弘治時陜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鵞卵小者如雞荳瑗于閩漳友人書館見供藏星化之石大止如斗體圓質𥜥為明神宗時物天下理之所無而為事之所有者因書以志異聞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晉五行志劉歆曰衆庶惟星星隕于宋引内史叔興之語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於壽光石陰類也



臣將為君是後晉宣王得政

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因隕石于宋而內史以此對宋君之問按晉書五行志星墜者當其下有戰場自是襄公求諸侯用兵不止楚人執宋公以伐宋至敗泓而後已戰場之占驗矣

又

歐陽永叔曰夫所謂災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

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于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為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

又

通志災祥略曰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于漢唐之盛時春秋二百四十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

過百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春秋山傾者二漢文帝時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𡑞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如李梅冬實鸜鵒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已哉夫後世之法度不及春秋之法度後世之人材不及春秋之人材其所以感和氣而弭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奈何

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以禍福之應其愚甚矣内史叔興以為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可為通論

卜招父與其子卜之

戴侗得曰父試子卜若堯夫之間伯温

未歸而取項

程子曰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君在會而滅項季孫所為也故不諱愚按昭元年取

鄟亦以責季氏也邑小而國大聖人之咎季氏不一書矣

齊侯好内多内寵

叔子曰按漢書地理志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民至今以為俗而後世乃言桓公姑姊妹不嫁夫惟狐綏之襄公乃有之桓公當不如是禽獸行也吾寧徵信于班氏云

内嬖如夫人者六人

愚菴曰齊桓好内當以左氏爲實荀子云内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恐不可信果爾則四鄰諸侯尚肯奔走其壇坫乎按管子小匡篇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姑姊妹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愚固疑管子之書有僞造别見管夸吾論

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

蘇頴濱曰古之聖人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威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

為不害伯而不之禁季年知其將有適庶之禍與戚公
屬孝公于宋襄夫使戚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
定則太子一言定矣他人何與哉次公此論蓋祖孔子
對齊景公之語桓公不早定世子故啟無虧之禍伯業
以衰景公不早定世子以成陽生之禍齊祚遂移于陳
矣豈管晏二賢而皆短于此乎甚矣國本之難言也

又

不滿敬仲者必以不能定國本為遺議觀此則仲之為

太子謀深且固矣使仲不死必能擁戴孝公而無虧之難不作無如巳身垂歿不能保三豎之必黜同盟之中惟宋襄為最賢于是勸公以嗣子屬之即漢高遺命呂后安劉必勃之見也觀後日宋襄之無負桓知從前管仲之能護孝矣以子房之智為漢定儲而輿日謀王諸呂者即在辟彊一瞑之後安能為百世慮乎人謂苻堅類齊桓公不用景略之言于身後是君是臣誠髣髴耳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陸翽鄴中記永嘉末盜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數晉愍帝建興中曹嶷發齊景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繒帛可服珍寶巨萬按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户而厚葬之侈如此皆其生存所自為也管仲以富强治國至于欲圖封禪是君是臣越禮至是景公葢不足咎矣　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城南七里所菑水南

無以鑄兵

女真部舊無鐵烏古廼為節度使鄰國以甲冑往鬻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修弓矢備器械國勢漸振杜注謂金銀銅然鑄兵足以強國鄭鑄三鍾亦秦鑄金人之意也

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青溪暇筆曰兩貴不能以相事用之者執而強臣之之辭也左傳以用之為祭牲果有此事聖人當據實而書曰執歸殺以代牲豈不明白何嫌何疑而為此隱詞耶

愚按晉人執虞公以媵秦穆姬強臣之者固有其事未嘗書曰用之也楚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及平王封陳蔡而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惟二太子已遇害故復立其子謚法中身早折曰悼違拂不成曰隱二太子之死于國難謚法可徵越句踐嘗請臣吳身為前馬亦得曰吳執越子用之乎　李存勗破幽州執劉仁恭剌其心血以祭先王之墓後世亦有行之者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杜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疏馬祖天駟也沈氏云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

楚子滅蔡用蔡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

又

趙抃傳茂州蕃部乞降願殺婢以盟抃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

師興而雨

黄東發曰雨乃偶然天豈助虐甚矣甯子之逢君而左氏之好誣也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

詩大雅皇矣篇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茀茀崇墉仡仡即傳言三旬不降之事其曰四方以無侮四方以無拂則因壘而降之事也經與傳固相表裏鄭箋謂子魚欲勸宋公修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大指亦無甚迕

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

齊桓既没陳穆公知孝公之不足恃急欲修好于楚以自全而難以愚齊託言修桓公之好實要楚人以入盟傳言其外而遺其内然當時情事亦復約略可覩

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趙企明云威公四十年圖霸服楚于名陵艱乎為力哉墳土未乾而諸侯合楚以盟乎其側人之賢不肖父子

之間遂爾胥壤又曰初邢有狄患威公卻狄而城邢今邢不支折而從狄孝公下從狄而叅盟于邢前日盟楚今日盟狄惜夫威公後嗣之不令也按左氏傳齊之盟陳穆主之以為無忘桓公之德何休注公羊曰是後楚遂得中國趙氏主其說此二盟為楚預衣裳之會之始乃齊孝公之析薪弗荷更有不止此者桓公同盟諸國魯宋最睦而二十三年伐宋圍緡二十六年侵魯西鄙恩仇離合事事與厥考相悖論者謂齊之不能復霸孝

公寔有以致之晉則襄之繼文可謂生子當如李亞子矣但墨縗興戎所襲而敗者乃三置晉君之秦穆故於戰殽又別有説

凡啟塞從時

服子慎曰闔扇所以閉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

公欲焚巫尫

繩武曰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問欲暴尫不可公又欲

暴巫語意與文仲之對相似豈暴巫暴尫魯固有是俗故僖公穆公俱以此為問歟又豈一事而互傳之歟

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合觀左公二傳宋茲父之在春秋大略與晉夷吾相伯仲其見執于盂猶晉之敗于韓而被執也諸侯請于楚而釋之猶晉大夫行成于秦而惠得歸也公子目夷之設守械以拒楚猶瑕吕飴甥之作爰田州兵以抗秦也夷吾戮里丕七輿大夫虐止行于國中茲父殺鄫子執

滕君虐乃熾于鄰封獨子魚初能讓國故不為亡人重耳之見忌終又即能歸國故又異于衛叔武之見殺而宋襄身後世子晏然嗣立則與惠懷之內外棄之胥壞不可同日語矣若其既為楚執輒不量力而與之戰戰而不擊之于未濟未成列以衂國師而并喪其身後世論霸者猶或齒及之遂其求霸之心而即假以名彼楚靈嘗合諸侯于申何嘗不自命齊桓而論霸者于楚則稱莊而不稱靈曹用公孫彊言霸説於曹伯戰國宋之

君偃欲霸之速成此皆亡國之末造亦沾沾以霸是圖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止以齊晉秦楚為霸未嘗及宋謂宋襄為五霸者其妄說也

因成風也

揚之水平王獲譏渭陽之篇君子有取于秦康公存亡恤小睦鄰之大德況加之以母氏之戚乎僖公反須句之君使太皡之祀不至與皐陶同殄一伐邾之力也康侯以為賢殆未得其平

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襄十四年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所謂惠公蠲其大德賜我南鄙之田者也秦雖逐之於瓜州晉惠之招納實因秦起故傳並稱秦晉秦之逐之即繆公霸西戎并國二十之事也瓜州漢以後為燉煌郡降王內徙最為腹心之患漢建武中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後漢董卓之亂於扶羅單于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魏武分其衆為五部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劉致西

晉永嘉之禍江統於晉初極論之周世屢有戎禍此亦其一端也　陸渾本燉煌地名徙之伊川仍以陸渾爲名至今爲陸渾縣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富辰所以告王者無非周道親親先王所以固磐石之宗篤友于之愛然使叔帶不復則隗后宮闈之隙無自而生氾水蒙塵之禍或猶可免危其君以及其身皆請名太叔之一言實階之厲此時之言可無聽而聽聽之

誤在王也異日諫以狄伐鄭必不可不聽而終于不聽不聽之誤又在王也叔帶以狄師攻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王亦浸入乎富辰之語寧不忍人而自忍然叔帶之阻兵安忍覬覦國宣淫實無可名之道不達事權株守仁誼富辰者懷忠而誤國者歟

楚人伐宋以救鄭

敘戰少敘子魚語多即是傳家之論斷

宋公楚人戰于泓

張元德曰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聖人罪其愎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

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

鍾繇拒郭援俟其濟汾水未半擊之大破斬援以擊半濟勝者也苻堅至淝水欲俟謝玄半渡擊之麾兵小却遂退不可復止以擊半濟反得敗者也李密與王世充戰偃師不利謀待世充退兵半渡洛水擊之候騎不時覺世充軍悉濟密奔虎牢此擊半濟之軍而不成者也

徐禧與西夏戰于銀川砦高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禧曰王師不鼓不成列陣于城下曲珍白及其半濟擊之縱敵鐵騎得地鋒不可當矣又不聽王師大潰死者二十餘萬此與宋襄全不少異曠千載而僨帥驕兵忽符一轍可為一歎

門官職焉

疏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諸侯之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

戎事不邇女器

傅士凱曰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况使婦人至軍中乎李陵傳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

齊侯伐宋圍緡

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酈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

都者也後漢光武封馮異長子璋為侯國

吾以靖國也

此則子文已看透子玉矣苟不急讓必將無禮于子文子玉之殺機已伏于此

夫有大功而無貴仕

梁紀少瑜才藻新拔有高名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會將拔之

懷公執狐突

縮高之子為秦守管魏信陵君使安陵君執縮高以名其子高不聽自殺信陵聞之素服待罪于園之不得與無忌顓頊也相去懸絶矣若從子道論則有王陵趙苞程名振諸人其不孝不免于聖賢之誅而春秋獨未有議狐毛狐偃者論世者偶未之及耳

書曰子杞夸也

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初書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

之非貶也

以叔隗妻趙衰

才女賢夫君臣僚壻二隗二喬千古佳耦也呂后呂顏

這婆子村不足言矣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宋太祖微時遊鳳翔節度王彥超不留乃見柴太尉于

澶州屢建大功以至受禪既即位盡名諸節度入覲宴

苑中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涔蹄之

水不足以澤神龍上若為臣留則安有今日帝喜令更作永興節度晉文出亡歸國而介介于曹衛之不禮視帝王淵度終有愧矣

出于五鹿

穆天子傳天子舍于菹臺于是白鹿一牾乘逸出走天子乘渠黃之乘焉是曰五鹿天子飲于漯水之上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郭璞注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紀之今元城縣東郭有五鹿墟

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

陳用揚曰梁大寶二年簡文帝夢丸土而呑之尋為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斃晉桓玄之篡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興復晉室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呑矣吾復本土乎尋與劉裕起兵共滅玄一兆兩應各以人事

齊桓公妻之

金仁山曰齊姜存否不見于傳而劉向列女傳稱晉文

迎之以歸為夫人此必有考愚按文六年趙孟歴數晉文之妃首秦嬴次偪姞次狄隗杜祁未及姜氏雖尚有辰嬴班在九人者然姜氏貴則齊桓所妻賢則有周旋出亡之功必不班于姞隗之下難免于論世所疑也劉先主納孫夫人三國蜀志妃傳不載于甘思吳穆之列亦是闕典

謀於桑下

史記貨殖傳齊魯千畝桑麻太公封齊勸其女工故齊

冠帶衣履天下管子修之桓公以霸桑土之興有自來矣

浴薄而觀之

荀子孔子曰晉公子霸生于曹當重耳居齊懷安不肯即行論者之以是測之亦宜

僖負羈之妻

漢武故事帝即位為微行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

出遇客婦謂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乃出謝客殺雞進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十斤擢其夫為羽林郎識白龍于魚服逆旅之嫗亦有負羈妻之風矣　慕容農收兵至列人逆旅之妻知其意不在饌亦一賢婦人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

宋太宗諭陳摶往見諸王至壽王邸即回云王門下皆將相張耆夏守贇楊崇勳皆登樞府

子盍早自貳焉

于慎行讀史漫録曰僖負羈非純臣也方曹君之無禮于重耳也負羈在旁胡不疾諫諫而不聽胡不隱以避禍以壺飧加璧結知公子此何心耶

天將興之誰能廢之

魏武不殺昭烈大有人君之度與楚成之不殺晉公子同齊神武不能殺周文朱温不能殺李晉王雖悔恨窮追陰謀襲擊亦無如之何然使晉文竟死于子玉之謀

與彼三霸者無一克全則楚竟遷鼎陸渾協龜乾谿無復狎主夏盟之事而曹魏遂混一吳蜀高齊吞噬江左朱梁掃蕩十國靡有孑遺有是天道有是世運乎陳絳曰螟蚍之上鴆鳥栖焉制之者與毒而俱生于此見造物之仁

公子賦河水

宋實頴詩論曰河水新宫未亡于春秋之世故晋文公宋元公皆能賦之則貍首騶虞祈招麥秀采齊肆夏王

夏三夏九夏皆有其詞亦非夫子逸之明矣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

晉史乘盟河篇文公入國至于河令棄籩豆茵席顔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舅犯聞之中夜而哭公曰吾亡也十有三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何也對曰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于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公曰禍福利害不與舅氏同之者有如泉乃沈璧而盟按子犯之忠至矣

反國之後霸功多用其謀原季所云三德是出文公之待人亮能始終不宜有盟河之事晉乘楚檮杌本僞書因君臣形迹之嫌而譔此一則後趙武叔譽觀九原以見利責偃即指此盟譎而不正或者是君是臣所不免乎 韓非子與此說同爲晉乘所從出

又

子犯實心任事十九年内牴牾必多公亦必見顔色如去齊之時戈逐子犯其一端也若趙衰以壺飧

從徑餧而弗食公雖欲罪之不可得矣

有如白水

愚菴曰按河圖云崑崙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

外傳言呂甥蔵芮帥師軍于廬柳内傳止言晉師軍于廬柳又曰次于郇皆呂郤二人為之將也懐公奔高梁晉師膽落矣然為呂郤者猶當一戰而死以聲重耳之

罪數秦伯置君如奕碁之譬則義聲振而忠節彰矣乃

尚且與狐偃為盟繼復陰謀以焚宮徼倖豫讓所謂懷

二心以事君者鼠竊狐掘所以為呂郤郤芮也歟

使殺懷公于高梁

水經澮水與勞水合亂流西北逕高梁城西流入于汾

水故高梁之墟也竹書記年晉出公二十年智伯瑶城

高梁漢高帝以為侯國封酈疥于斯邑

寺人披請見

呂郤密謀何以得聞于披以披嘗斬袪必不利公之立故挈之以謀弑事也然斬袪披實縱公故敢來見公實感披之意故亦款言以逗之呂郤淺人卒為披所賣耳　披之釋公而不殺亦知獻公無殺之意特欲逐之去耳狐突先丹木輩不能知獻公之精而披獨知之披之才勝于諸大夫遠矣楚平王不殺奮揚亦此意江充小人獨不悟此

汝為惠公來求殺余

惠懷無親外內惡之晉之輿論則然然巳繼世君國重耳刺懷于高梁寧免于篡解免之辭全在責寺人披一語張西銘曰重耳兄也夸吾弟也攘晉而又使人求殺之弟道先絕能使其兄無報哉

除君之惡惟力是視

真西山曰丁公爲項羽將私逸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爲太子名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事獻惠時知有獻而不知有重耳及文公既立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

豈得為忠𢾺可謂知君臣之義矣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

晉文納懷嬴亂叔姪之倫論者屢譏之然懷嬴文嬴皆穆姬之女于文公皆甥也中表倫次之乖似其罪稍輕而未之議及周天子稱同姓諸侯皆曰伯父叔父異姓皆曰伯舅叔舅謙詞耳豈行序真有不必問者乎漢惠帝以張敖女為后魯元公主之女于帝為甥成帝以許嘉女為后恭哀后之姪于帝為姑朱子綱目皆書以表

之帝堯釐降二女于舜説者亦有幾世祖姑之疑天家妃匹未可以常情擬也

晉侯之豎頭須

韓詩外傳晉文公過曹里鳬須從因盜重耳藏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

文公妻趙衰

吳其琰曰叔隗季隗女兄弟也而伯儵叔劉季隗所出趙衰已取叔隗隗歸國後文公復以伯儵叔劉妻衰生同

括嬰齊是始為僚壻而後復為甥舅春秋時之婚配誠有不可解者杜註孔疏皆未及特表之

介之推不言禄

孔武仲曰之推不言禄亦不忘禄也文公有王事未暇論功遂以為上下相蒙削迹而去推之用心亦已狹矣孔孟之去其國皆不欲速所以為厚也而推以小忿一絶其君封而謝之卒逃以死此皆懟極怨溢而不知其言行之悖也士之始欲有為而不得乃文其迹以遂其

名如推者多矣夫竊人之財謂之盜而竊名者庸非盜乎

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楊稷曰汪藻浮溪文粹為隆祐太后告天下手書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云云勅下見者感泣以為建炎中興之助

以綿上為之田

顧亭林曰杜氏曰西河介休縣南地名綿上水經注石

桐水即綿水出介休縣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子推祠也漢魏以來傳有焚山之事太原上黨西河鴈門之民至寒食不敢舉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平地三尺前史載之無異辭然考之于傳襄十三年晉悼公蒐于綿上治兵此必近在國都之内又定六年趙簡子逆宋樂祁飲之酒于綿上自宋如晉其路豈出于西河介休乎况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今翼城縣西亦有綿山萬泉縣南二里有介

山漢書武帝紀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正是其地揚雄傳三月將祭后土乃帥羣臣横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迴安邑顧龍門覽鹽池陟西岳以望八荒水經注亦引此謂晉太康記及地道記並言子推隱于是山而辨之以為非可見漢時已有二說矣

又

亭林又謂之推既隱而死乃以田禄其子史記云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環綿上之山封之以為推田號曰介

山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愚按越語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蠡泛五湖不反勾踐以此封之晉文之封介山亦是此義古人葢有名地以旌遺德者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愚菴曰鄭衆賈逵以二叔為管蔡此解不易馬援以為夏殷叔世杜氏從之誤也

文之昭也　武之穆也

酒誥乃穆考文王是文王實為穆也訪落率時昭考是

武王實為昭也穆所生者昭故管蔡十六國為文之昭昭所生者穆故邘晉四國為武之穆朱子與陸子書主此意

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

晁无咎曰襄王之于待其親者亦厚矣唐太宗與建成爭立太宗始造唐者也雖欲不有天下其舍諸難起而避之必有求而立之者何至援弓矢戕骨肉乎周之所以益弱而愈存雖文武之澤未竭亦其子孫義有以維

之也

王出適鄭處于氾

疏鄭之境南近于楚西近于周王處于氾及楚伐鄭師于氾皆南氾在襄城縣南秦晉圍鄭秦軍氾南則為東

氾在中牟縣南

又

汝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其城南對氾城周襄王出鄭居氾即此城也京相璠曰襄王居之故曰

襄城今置關其下

好聚鷸冠

蔡邕獨斷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珠九枚形製似縷

麗左傳鄭子臧好聚鷸冠是也天地五郊舞者服之

又

蕭齊文惠太子長懋性奢麗織孔雀毛為裘光彩金翠

過於雉頭髙帝過太子東田苑見其彌亘華遠大怒譙

責

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酈食其從漢高帝攻陳留曰臣善其令請得使之為足下内應遂入夜與同宿殺令而納沛公兵與禮至同策

同姓也故名

晉滅虞虢韓魏齊滅紀楚滅夔皆同姓而衛侯燬獨名濟南馬氏曰邢周公之後衛之視邢則為同姓魯之視邢則為同宗滅同姓春秋惡之滅同宗魯之春秋惡之故生而書名春秋僅見愚按衛與邢皆有狄難齊桓公

一城楚丘一城夸儀以封之今桓公之骨未寒而兩國競起兵爭至夸其宗社不顧姬宗所同出衛燬之惡尤仁人所惡諸侯不生名衛燬之心死久矣書名之誅不于此而誰施乎

求諸侯莫如勤王

大哉狐偃之善謀也其佐晉文定霸功亞夸吾所不及者純襍之間耳終春秋之世晉之臣有大功者三狐偃勸納襄王韓厥定都新絳與魏絳和戎也

遇黄帝戰於阪泉之兆

史記軒轅之時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括地志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嬀州懷戎縣東五十六里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前人論傳以此事為疑曰王居鄭既來告魯何獨入王城不告晉之納王必在城濮之後天王自鄭之氾下勞

晉侯于踐土諸侯既皆朝王遂不復告王入耳殺叔帶亦是會溫時事左氏錯簡云云按戰城濮會溫爲僖二十七八年事去晉文納王隔越三年或四年傳于蒐被廬時歷叙文公致霸之由首曰定襄王再曰伐原城濮之勝全以勤王義聲丕振以致人心豫附若先勝楚而後納王情勢顛倒必不其然且文之勝楚雖倚齊秦兵力之助穆之于文分居尊列納王之役既辭秦師而獨行踐土列名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

莒期藏在盟府衛祝鮀誦之于定四年臯鼬之會與僖二十八年經文符合越一年而盟翟泉秦小子慭又在列矣經傳皆明明可考獨其誅帶納王之時魯方睦楚而讐齊于晉之交猶未合襄王顛沛草莽告出而不及告入經文所以闕書亦可參觀而得當日情事之實嚴啓隆之說亦然且謂天王狩於河陽今温縣現有河陽驛蓋開止最好駁丘明前評似因嚴說而起相為附和夫襄王居氾在僖二十四年會温為二十八年畿内

曠年無王與子朝之亂不相上下然傳于蒐被廬時歷敘經傳皆明明可考溫為畿内近地晉襄初立而求諸侯亦因王在溫而往朝並非奔氾獨其誅帶與在溫一氣云云

晉於是始啟南陽

水經注晉地自朝歌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故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内殷國也周名之為南陽晉始啟南陽秦始皇改曰修武按韓非書秦昭王越

長平西伐脩武脩武之名久矣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勒兵于甯更名曰脩武此河北之南陽也若楚之南陽則在宛葉間秦所置郡漢光武所生也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則又在齊魯之界今兖州魚臺有南陽鎮

秦晉伐鄀

秦穆公既納惠公則輸之粟既納文公則偕之伐鄀助之勝楚又與之圍鄭廹聽燭武之說始私與鄭盟而戍焉而晉人河上之役則辭秦師而下以專納王之勛踐

土之盟獨受侯伯册命後襲敗之于殽復拒公子雍而敗之于令狐皆晉人之謫也文公身没猶能以譎貽之後人晉人虎狼此語不出于他人而出于晉臣之口可畏哉

晉趙衰以壺飱從徑

晉乘舉原令云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飱從迷失道與公相失饑而不敢食及反國舉兵攻原拔之公曰是輕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飱是將不以原叛乃使為原令呂覽

作七日而原不下與三日畢

又

澹臺子羽行不由徑子餘乃先之子羔之不竇不踰皆是道也徑字連上句讀正與由正路示周行相悖儒士凱以為宜屬下句甚無謂

鬻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鬻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受封為楚祖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鬻子二十二篇

我先王熊摯有疾

楚世家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弑之代立曰熊延譙周古史熊渠卒子熊翔立翔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史言弑不合宋均注樂緯云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于夔為楚附庸

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

江水經注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注跨據川阜西北皆枕深谷東帶鄉溪南側大江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

益變徙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鄉矣

公以楚師伐齊

魯桓公薨于齊莊公于齊仇也齊桓公使高子定魯難僖公于齊德甚深矣乃莊則娶于仇國且如齊納幣如齊觀社全忘其不共之義僖公于桓之九合殆無會不與桓公死五公子爭立宋襄伐齊以立孝公魯獨救齊是助四公子為難矣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而魯獨不預莊僖父子其于德怨之道悖繆若

是至是如楚乞師以楚師伐齊取穀魯頌曰荆舒是懲謂僖公嘗與召陵之師而稱之竊謂閟宫之詩人諷也非頌也

有齊怨不廢喪紀

此為齊孝公卒嗣位者弟昭公潘也史記世家言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自立而傳不詳公穀皆無傳開方者管仲臨死以語桓公列諸豎貂易牙者也其亂齊之效乃在孝公之終綿延逮于懿惠故核而補之

靖諸內而敗諸外

大臣有蔽賢之誅又有舉非其人之罰以子文之忠而失之于子玉薦賢自代者不亦難哉管仲疾亟桓公與之歷論鮑叔諸人皆以為不可然齊寔無人敬仲無如何也子文以靖國取子玉即蔿賈亦未嘗不以是許之惜其非晉文之敵一戰而蹶殆所謂長于治國短于馭戎者文公聞其死而喜形于色蓋較諸遂呂臣之徒相逕庭矣

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東坡志林蔿賈論子玉不能過三百乘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將以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而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可不敗耶

說禮樂而敦詩書

王世懋曰自古豪傑之興固存之道在跡前人之所以

亡者而反之隂冀既以亂誅三卿族惴不自保而魏犨介推之徒日忿忿于勞之不酬狐偃最親功最大晉國之元帥舍偃誰歸文公以為是隂冀之續非靖亂之圖也公之意葢黙病焉而不可以示人而㫖也知之禮樂詩書之言進帥定而晉國之亂靖矣城濮之役不幸縠卒而下軍之佐先軫詐謀力戰士也豈復有禮樂詩書之好超五階而登之將其時㫖不在行與則文公之意可知也左氏不知而為之辭曰上德也何其辭之矛盾

也文公兩庸舊卿以靖晉國衰也遂巡退讓為原大夫逮夫國是既定卿族漸落徐起而代之能以文公用人而又能以其身自用宜其長有祿于晉國哉

德義利之本也

金仁山曰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圖猶有此後世并此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説已不如管仲二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府

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于分曹困衛報怨亦已甚矣晉文譎而不正信哉

二年欲用之

鍾伯敬曰于欲用之可矣乎見伯者急欲自見之意齊桓初年屢欲從事于諸侯管仲止之文公初年屢欲用其民子犯止之句踐生聚之後屢欲伐吳范蠡止之皆去其功名自喜之氣然後一舉而功見名立

作執秩以正其官

執秩之官在漢為主爵後世為典銓今為選司是也

一戰而霸

敘晉文致霸之由此一則抵外傳齊語一篇狐偃晉之管仲也孫叔敖佐莊治楚略見于邲之戰隨會數語中百里奚治秦則有史記趙良見商君之說伍員范蠡各治其國吳越春秋詳載之皆列國霸佐之功業表表者也

又

李竹湖曰晉楚之爭乃關夸夏之盛衰非係兩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予晉之亟桓文雖並稱文固非桓匹也桓公蓄威二十餘年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會晚歲始致胙于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大侯小伯無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

何也文公之功多乎桓公罪亦多乎桓公者也事速乎桓公義先壞乎桓公者也桓公得江黄而不用于伐楚文公則致秦以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遡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䟽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夫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衛侯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辯不深切著明哉

左傳析諸卷六

左傳折諸卷七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僖公

稱舍于墓師遷焉

洪容齋曰晉文圍曹稱舍于墓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之齊人望見涕泣遂敗燕晉燕之用計同而成敗異者晉但舍于墓陽為若將發冢故曹

人懼而燕則真爲之以激怒齊人適墮田單之謀耳

使問且視之病

按此處且視之句病字句謂其材既無足用而後將殺之也

殺顛頡以徇于師

晉文公從亡五人外傳又稱賈佗及反國賞從亡而不與則有介之推晉乘又加以陶叔狐就五人中狐趙胥居三士之列心膂是毗犨與頡實羈靮股肱之臣也衛

蒯聵得國猶與渾良夫為三死之盟侯君集導承乾以
畔唐太宗始泣而誅之報旅館盤飧之與報道途宣力
也孰親孰遠晉乘又載狐偃對君信賞必罰法行所愛
於是田於圃陸日中為期顛頡後期文公隕涕而斬其
脊同于劉昌守寧陵戮後顧之甥也晉之君臣於是少
恩矣

使宋舍我而賂齊秦

王樵曰晉欲戰而齊秦未可與漢追項羽而信越不至

此正事機不可忽漢用張良計捐梁楚地許信越使自為戰正晉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意也

楚子入居于申

林氏謂楚有圖北方之志其君多居于申大合諸侯又在焉元凱曰申在方城内故言入愚按英武之主遣大將發重兵往往身居近域以為之聲援秦昭王使白起戰趙長平則身至河内司馬文王使鍾會伐蜀則身至關中一以懼敵强而濟師一以防功成而外叛楚子入

申窺中夏之志不小矣知難而退姑避晉人之鋒此又一道也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朱愚菴曰注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年矣按晉世家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時年四十三歸晉年六十二此注云云與史全不合何也豈他有所據耶抑誤以得士之年為出亡之年耶

執宛春以怒楚

賈似道拘留郝經于真州速元主之怒以亡宋先軫之策若先啟之勝負懸殊在能戰不能戰之分也餘說詳于兵交使在其間論中

以亢其讐

亢庇也如昭二十二年無亢不衷之亢讐謂宋也以全文觀之其理如此

次於城濮

方麓曰楚地也晉文敗楚止於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葢千里而遥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許蔡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為何如論者不察妄訾晉文此不識天下之大勢者也

楚師背酅而舍

兵法右背山陵前阻水澤背酅而舍知其背丘陵也酅丘名

原田每每

楊愼曰文選注引韓詩周原膴膴堇荼如飴韻正相叶左傳原田每每亦與膴通

表裏山河

元載上建都議曰有羊腸底柱之嶮濁河孟門之限以轘轅為襟帶與關中為表裏通典汾州靈石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汾水關皆嶮固之地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建安本伏字絶句則已當音以岳珂及淳熙本皆伏已

絶句則已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當以楚子伏為絶句

我得天楚伏其罪

説苑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吾在下吾欲無戰舅犯曰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劉寅曰晉與楚戰胥臣以師犯陳蔡兵法所謂向前為

正也狐毛設二旆而退欒枝輿曳柴偽遁兵法所謂後却為奇也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此與太宗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為正也但狐毛欒枝設旆以誘楚人之來而霍邑右師少郤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以此不同耳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晉王存勗與李嗣源約救周德威于盧龍轉戰至幽州契丹列陣而待存勗以精兵陣于後戒勿動令羸兵曳

柴燃草先進敵人莫測其多少鼓入戰存勗乃趣後陣
乘之大敗契丹曳柴之策後世竟有用之而勝者

晉師三日館穀

晉楚之大戰三邲之役晉之餘師至于不能軍其敗尤
甚而未聞楚食晉穀城濮鄢陵皆晉師三日館穀邲又
稱楚重至於邲可見南土産穀楚之行師必轉餉自隨
西北剛勁棗栗牲牢皆可充食餽運之法各有不同也
至吳夫差爭長中原溝通江淮以達餫道民以食為天

而殊俗異政亦略可睹矣

至於衡雍

一統志在滎澤西北十七里今故城西北有踐土臺

作王宫於踐土

河水經注郭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治坂城與春秋名異魏土地記治坂城舊名漢祖渡城險固南臨孟津河在洛陽西北四十二里故鄧鄉矣

策命晉侯為侯伯

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集韻册通作策說文册符命也諸侯進受于王者也後世符命皆用册字而詁解相同

賜之大路之服

天子賜有功諸侯莫大乎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明堂位所載乃公身後事及公身而賜者則洛誥之秬鬯二卣次則文侯之命與彤弓之詩相合襄王使召伯

賜齊桓公命而内傳不詳詳于齊語曰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至賜晉文公而二路弓矢秬鬯虎賁又絶與賜齊者異閱戰國顯王亦有黼黻之服以賜秦伯益迄周之世終無定制也班固白虎通稱九錫曰車馬衣服樂朱户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於是乎為不刋矣韓詩外傳亦有其説李善注文選之漢季册魏公九錫文潘勗所撰而劉宋蕭齊南北朝無不艷稱為權臣受禪之階若春秋齊晉宣力王室固未可同年語也

出入三覲

邵氏曰始至而見一覲也享禮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

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

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奸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不知何所本

余賜汝孟諸之麋

爾雅十藪宋有孟諸呂氏春秋九藪亦曰宋有孟諸禹

貢導荷澤被孟豬疏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此豫州之域職方氏以為青州之藪又作望諸聲轉而字異子玉將兵圍宋志在吞滅形諸夢寐其取敗宜矣厥後商臣竟服宋而田孟諸由晉國無君之故霸之盛衰其係如此

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

劉光伯曰若子玉從神所求不惜瓊玉國人以為神將助已自當用命爭先亦既不遂神請衆心沮散莫不畏敵且兵凶戰危在此一舉猶愛惜此物無恤民之心所

以謂之不勤民裨竈請瓘斝穰火若從而與之則驚擾民志徙長妖妄故子産不與異乎此也

其若申息之老何

杜注申息子弟皆從子玉而死何以見其父老項籍言江東子弟無一人還其父兄我何面目見之亦同此意

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

宋文帝殺檀道濟魏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高齊殺斛律光周武帝為赦其境内唐武氏殺程務

挺突厥宴樂相慶仍為立祠每攻戰致禱焉宋高宗殺岳武穆金人酌酒相賀毀干城以資敵國古來此等甚多

亡大旆之左旆

齊東野語賈似道德祐乙亥督師江上禡祭而大帥之旆為風所折乃首掇晉中軍風于澤之事又歷引成都王穎以陸機督諸將討長沙王臨戎而牙旗折王澄為荆州刺史率衆軍將赴國難飄風折其節桂哥舒翰守

潼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先驅牙旗觸門墜桂旄竿折

鄭注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宣和間童貫出師牙旗竿

折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帥旗亦為風所折無非亡將

敗軍之徵真人水鏡云凡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則

將軍不利玉歷通政經云軍行牙竿旗幹折者師不可

出出必敗績獨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劉裕擊盧循將戰

而所執麾蓋幡沈于水乃大破循軍哥舒曜討李希烈

帝祖于通化門牙竿折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謂吉者止

此三事然晉文城濮之戰以此勝楚定霸則亦吉而非凶矣不可興師憲諸人並論

舟之僑先歸

舟之僑去虢而適晉與陳平去項籍而事漢高馬援去隗囂而從光武其智略同可謂能知幾興而終不免於戮何也范蔚宗云廻觀物之智爲反身之察益其難哉

鄭語史伯云禿姓舟人韋注舟人國名路史舟人後裔有晉大夫舟之僑

三罪而民服

家鉉翁曰晉文之三罪皆失刑也顛頡從亡十九年勞亦甚矣以爇僖負羈之宮而殺之軍風於澤而亡大旆亦細故耳而祁瞞坐以戮舟之僑爲戎右戰城濮有功未賞以先歸見殺是三人者皆當在議勳議能之科況罪不至殺而故入之乎晉文深刻少恩見之行事往往如此

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

注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元咺又不合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甯子及其獄官質正元咺昭二年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于王庭各不身親如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周書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朝諸侯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朝會諸侯之地竹書紀年成王八年王如東都諸

侯來朝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夸來賓穆王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祇宮諸侯來朝穆天子傳天子西征癸丑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已未大朝于黄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孟秋天子北征已酉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於平衍之中南還入于宗周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紀年又書宣王九年會諸侯于東都遂狩於甫即車攻之詩序言車攻宣王復古也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紀年以

為九年之事合之詩書禮經所稱旁及逸史隨所在而朝見諸侯誠周室之盛事至春秋平桓時鄭虢間有朝于京師者巡守而朝諸侯藐焉絶響獨踐土河陽一年而夏冬兩見踐土之役襄王聞晉文勝楚自往勞之特加冊命河陽則出自晉侯之名孔子以為不可訓者也夫天子巡守而諸侯往朝焉其事起于天子也天子重也諸侯會盟而天子往受其朝焉其事因乎諸侯也天子輕也忍饑而待八珍不若一簞之飫東都之會同不

作而以河陽之狩當之正以見王迹熄而霸事興也浸假以大夫名諸侯則桓魋韋邑之享宋公矣以陪臣名大夫則陽貨蒲圃之饗季孫矣故聖人謹其微歟

且使王狩

愚菴謂古有巡狩之禮王狩而諸侯朝則其名正傳誤以為田獵之狩愚按孟子曰巡狩者巡所守也虞書歲二月東巡守孔氏傳亦因之然古者天子朝會諸侯往往遂兼田獵宣王車攻之詩是也伍舉告楚靈曰成有

岐陽之蒐漢高帝偽遊雲夢陳平亦引古天子巡守會諸侯會操舉荆州使使告孫權曰請與將軍會獵于吳傳云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正是會諸侯田獵選車徒之義

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

杜注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故特稱仲尼以明之愚按鮑莊子之刖亦稱仲尼曰於高無咎出奔之經不屬豈亦違凡變例之謂乎況

泄治鮑牽不叶後學之意或以為非夫子之言

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

服虔賈逵曰河陽温也班固漢書地理志司馬彪袁崧郡國志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皆曰河陽别縣非温邑也漢高帝六年封陳涓為侯國治河上河孟津河也酈經書狩于河陽而傳言會于温故善長注河水經而辨之詳如此

介葛盧來朝

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葛盧豈其苗裔耶

又

緗武曰世說王仲祖聞蠻語曰若使介葛盧來故當不昧此語

介葛盧聞牛鳴

論衡實知篇引介葛盧事又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

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也而以布裹其蹄廣漢楊翁仲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之目眇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往視之目竟眇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知牛鳴也

且謀伐鄭也

衡雍之盟晉既受鄭之行成矣襄王策命鄭伯實佐王旋會王人以謀伐之殊不可解外傳有誅觀狀以伐鄭

之事柳州所以非之未逾年而有秦晉圍鄭之舉實開殽師釁端大約齊桓於諸侯務在施惠晉文於諸侯務在樹威非直誠詐之異用亦厚薄之殊姿耳

卿不書罪之也

杜注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傷體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按二傳於襄十六年溴梁之大夫盟公羊曰君若贅旒穀梁曰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左氏乃先於僖十九年晉文始霸

列國諸侯大夫會翟泉以尋踐土之盟所謂王室無虞諸侯輯睦翼戴天子而先為深責大夫之言履霜堅冰在初陽始升之際昔人稱左氏詳于叙事而略于書法觀此其書法之謹嚴蓋加乎二傳一等矣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

姚氷菴曰無故而來至于再其中必有為也明年乃為侵蕭事介氏何可與進哉不得與郳黎來朝比

晉侯秦伯圍鄭

金仁山曰晉文報怨而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穆恃功而嗜利故私鄭以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役始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

穆公信杞子之言謀襲鄭蹇叔諫之以勞師襲遠令燭之武之言既明以告矣至戰國范雎之論曰遠交近攻總從國勢地形遠近以為用兵之道

若舍鄭以為東道主

野客叢書自左傳有倚鄭為東道主之言光武謂鄧晨耿弇曰此道主人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史傳之間獨未有西道主人之説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説

又

吳其琰曰北魏孝武與高歡有郤令鴻賓鎮潼關為西

道之寄及西奔糗漿之絶鴻賓奉獻酒食迎于稠桑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于卿事平之後寧忘主人是又西道主人也

行李之往來

方勺泊宅編曰注云使人也李濟翁云當作行使予以為史記臯陶為大理一本作大李天官書曰熒惑為李徐廣注曰外則理兵内則理政又黄帝有理法一篇顔師古注曰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政故其書曰理法則

李與理其義自通葢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治任鄭當時之言治行皆治裝之義然則理亦治也以行李名裝何為不可

又

姚寛西溪叢話此傳三十年傳杜注李使人也又襄八年傳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行人也又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或言李或言理其説皆同唐李濟翁資暇録左氏春秋

傳本言行使後人誤為李字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少年李六郡遨遊徧五都知李之即為使故易其文以示古耳

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

陳鐵山曰首納夸吾繼納重耳穆公已有伯視諸侯之心城濮一勝晉執牛耳與晉周旋一無所得大恩易怨人情之常春秋於伐鄭之役晉文秦穆皆貶而人之志二國兵爭自此始矣

請無與圍鄭

五代史李從璟論曰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于君者必辭于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顧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盡捨兵而歸吾君乎晉鄭同儕義非相臣而子蘭事晉有可參觀者至從璟從莊宗而死則又通於李璀事德宗之節矣

則有備物之饗

陳桱曰昌歜白黑形鹽周公閲以為備物辭不敢受湛
露彤弓甯武子不答賦蓋魯之郊禘惠公請之平王以
前未有也惠公雖請而魯郊猶未率以為常僖公始作
頌以夸焉記禮者遂謂成王賜之以康周公假如魯用
郊禘兼四代服器閲何以辭備物之享俞何以不答湛
露彤弓衛祝鮀言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官司彝器不過
如此隱公猶問羽數于衆仲於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
子之宰下至列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遂謝而魯人

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劉原父以為使魯郊
者必非成王蓋惠公請之周不予而魯自用之也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

啖氏曰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天子以冬
至祭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得以孟春祈
穀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
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
凡養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

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禮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

晉蒐於清源作五軍

晉軍制僖王初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小國之軍也獻公作二軍從次國之制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大國之制矣城濮戰勝霸諸侯復作三行以禦狄三行加于三軍之外儼然天子之六軍而特避其名其末年蒐於清源作五軍蓋去三行而為上下二新軍合舊制三軍以

為之五軍之將佐皆卿凡為十卿襄公蒐于夷舍二軍其故起于陽處父而狐趙之釁作靈公既立先都梁益耳殺先克晉亦殺士縠箕鄭父諸卿相繼夷滅趙盾獨操政柄靈公因以遇弒邲之戰六軍將佐皆全趙同括被殺而旋返其族獨先縠見誅族亦終覆又以鞌之功作六軍皆景公事也厲公之世三卻各為卿將而公戮之胥童公所命而欒書中行偃殺之悼公即位所謂六官之長皆民譽而實有八卿凡中上下及新軍為四

軍實始於鄢陵之役後乃蒐于綿上裁新軍而定為三軍六卿傳稱其有禮自後惟欒盈族滅趙韓魏范智中行皆世職不替其廢者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而世職之六家權侵其主以釀為晉陽朝歌之兩叛而四卿跋扈晉以亡矣晉軍制之屢變較之魯之作三軍毀三軍其關繫尤重大云

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

南齊武帝夢太祖謂巳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

可別爲我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司馬公曰衛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况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庚辰將殯于曲沃

徐乾學曰諸侯之禮當五日而殯今己卯卒而庚辰柩已出絳是大小斂悉行於一日之中何其速邪殯當於路寢之西序今晉都絳而出殯于曲沃何其遠邪踰日而殯是死其親也殯不於正寢是忘其親也而晉之君

臣胥昧行之亦喪禮一大變矣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春秋列國用兵此舉最為失算齊桓公南伐楚北斬令支孤竹西攘白翟皆服其人而不取其地晉文公悼公皆然若前乎此者晉滅霍魏楚滅申息則竟夸其宗社矣杞子之為秦謀志在吞并而越千里而襲人不量地形國勢晉之邀擊實自取之國策稱繆公并國二十當因彭衙王官屢被晉擯東道不通反而積累蠶食亦非

獨繆公一身之功業若從前三十年晉當惠懷國亂則更置之文公赫然起霸則執鞭弭以隨之憧憧往來角逐全無成算他書稱百里奚霸秦獨左傳不及愚謂孟明爲奚之子或功成而歸美其父亦未可知

穆公訪諸蹇叔

史記秦本紀百里奚年七十餘繆公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于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

齊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
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
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
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于
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可為蹇叔附傳

勤而無所

亭林曰無所謂不知所往何地所作何事蓋繆公從杞
子之謀濳師襲鄭覩後孟明曰鄭有備矣辭意符合唐

李愬屯宜陽柵冬十月辛未夜引兵出曰但東行六十里至張柴村命士卒少休食乾糒復行諸將請所之乃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一軍皆失色孟明出師東門之外詭秘情景正與此同

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疏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下壽八十愚菴曰古人穿冢之木皆生前自樹之櫬具即取諸此襄四年傳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注欲自為櫬此可證也

晉人禦師必於殽

元和志曰自東殽至西殽長三十五里東殽長坂數里峻阜絶澗車不得方軌西殽全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殽此二殽尚在秦時函谷關之東春秋時蹇叔言殽之險其地猶非秦有戰國時秦地愈大東侵諸夏而函谷關之險遂為秦之阨塞六國合從仰關攻秦秦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蓋六國皆劈主也故得地勢者愈得而下視之今按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

縣南十里漢之弘農縣也路在谷中深險如函其中少通行路東西四十里絶岸壁立巖柏陰翳中長不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鷄鳴則開齊孟嘗君客能為雞鳴而出此關是也東至漢楊僕所移新函谷關三百七十八里此新關在河南府新安縣而秦關在華陰縣東北太華山之北山在華陰縣南八里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黄河自龍山南流扼于華山轉流而東渭水自西而東於兹入河西去長安尚二百里亦天下

之至險也

殽有二陵焉

羅泌曰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皆葬岳山而海内北經有帝堯臺帝嚳臺帝舜臺之類非一帝王之冢曰臺亦謂之陵上世亦謂之山黄帝葬南甲山曰橋陵亦曰橋山是矣益山者取其如山陵者取其如陵因謂之山陵風俗通云陵者天生自然故王公冢稱陵或云秦曰山漢始曰陵殽有二陵豈漢始哉

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

淮南子弦高詐秦師歸鄭伯以存國之功賞高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與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後鄭又有賈人謀救知罃于楚者亦不肯受報而逃其人皆有君子之風何鄭多賢賈人也

鄭之有原圃

穆天子傳祭公自圃鄭來謁天子夏庚午天子飲于洧

上遣祭公如圃鄭水經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注

春秋之原圃也

又

爾雅十藪曰鄭之圃田呂氏春秋九藪則爲梁之圃田

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皆指此

滅滑而還

齊履謙曰經有書滅而實未嘗滅者襄六年書莒人滅

鄫昭四年書取鄫是鄫未嘗滅定六年書鄭游速帥師

滅許以許男斯歸哀三年書許男成卒是許未嘗滅有經書入而傳則謂滅亦不復見者僖三十年書秦人入滑傳謂滅滑而還滑自後不復見哀八年書宋公入曹傳曰遂滅曹曹信滅矣盖未嘗滅者或復存之其入而國不復見者皆自亡也

天奉我也

魏冰叔曰文公復國用秦人之力襄公於秦以分則大父也以德則造國者也父死而孤立國家多難晉之君

臣以為不立威則無以讋秦人非望之心不戰勝則無以立威秦方過軼于殽乘其阻而虜之制勝萬全而無慮此先軫所謂天奉之時不可失者也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三國魏志郭嘉勸武帝圖劉備引古語云云及使備擊袁術備果背魏帝恨不用嘉策

子墨衰經

王廷相曰衰絰之服雖不能備而縞冠麻衣絰帶終制

一日不可墨其衰庶乎居喪之大節也

又

徐健菴曰墨衰之制本後世失禮之事乃秉禮如張子欲服于母喪期年之外而朱子亦謂出入治事可以服之豈墨衰竟可為禮服乎夫母喪三年朝廷既定之為制有何所嫌而必欲墨其衰若夫出入治事難服齊衰易以白布之衣如書儀所載葬後常服可也如曰衰不可廢而加之以墨則是欲守古而反大戾乎古不亦作

僞之至哉朱子語類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可以不服但有出入治事只得服之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申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申其禮

又

徐敦立曰舊制文臣起復必先授武官蓋墨衰從戎之

義示不得已也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授雲麾將軍

百里孟明視

濟南府志百里奚子孟明以明為姓其後南齊有明僧紹梁有明山賓

免冑入狄師死焉

薛仁貴脫兜鍪以見突厥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郭子儀免冑見回紇大酋皆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夫

汾陽王感德其服異域久矣若薛平陽流象州歸而復將特以威讋敵耳而畏之亦如是先軫先無禮于其君而徒以一死報非得冀缺其損國威不亦甚乎欒書曰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晉之恥也輕生使氣君子無取焉

臼季使過冀

水經注汾水又逕冀亭南卻缺耨處也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

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梁鴻居吳依臯伯通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庸人也冀缺之妻乃為孟光前導

薨於小寢即安也

老學菴筆記古之路寢猶今之正廳也諸侯將薨必遷于路寢不死于婦人之手以絶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于堂與為終于正寢誤矣黄魯直詩云公虛采蘋宫行樂在小寢魯僖公薨于小寢杜預謂小寢夫人

寢也魯直亦習于近世謂堂為正寢故以小寢為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虛采蘋宫又云在小寢何耶

夾泜而軍

韓信斬陳餘泜水上以背水陣獲勝而晉楚先夾泜而軍意此地固宜依水置陣耶泜一作溠漢光武破王尋於昆陽溠川盛溢光武從西水上衝其中堅亦用此水

則吾退舍子濟而陳

東晉孝武時苻秦入寇謝玄禦之秦兵逼淝水而陳晉

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苻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吾兵得渡以决勝負不亦善乎堅欲俟其半渡擊之麾兵使却兵遂退不可復止秦師大潰臨陳前却兵家之大忌此楚子上所以見戮也

卒哭而祔虞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劉光伯曰凡諸侯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往間一虞七虞之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仍用喪祭其日常祭祔

祠烝嘗及三年祭畢為大祀禘祭仍行之於廟

烝嘗禘于廟

朱子曰左氏烝嘗禘于廟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今按喪不貳事貳則忘哀必無釋喪服而衣祭服之禮或是大臣攝行亦無文可據東遷禮失喪祭尤甚如襄公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傳言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皆是當時之事非必周制則然杜氏遂據以為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證非也

又

健菴曰遭喪不祭禮有明文王制則言喪三年不祭小記則言喪者不祭曾子問則兩言總不祭儀禮則言有死于宮者爲之三月不舉祭雜記則言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是皆遭喪不祭之顯證也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必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爲泛及于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也所以爲是言者葢卒哭而祔但祔祭其主於祖

父之廟祭畢反於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故曰烝嘗禘于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内可行祭禮乎杜預建太子短喪之議為時人所訾必欲求伸已說未免牽合附會而不知與儀禮禮記實相悖也

左傳折諸卷七